

鼻涕阿二 欽文



本書作者其他著作

故鄉

烏合叢書之一，短篇小說二十七篇，陶元慶作書面，實價八角。

毛線襪

短篇小說二十四篇，陶元慶作書面，實價七角。

回家

以十三個短篇聯成，陶元慶作書面，實價四角。

趙先生底煩惱

描寫三角戀愛的日記三十三篇，陶元慶作書面，實價五角。

短篇小說三篇

喫鍋貼，美妻，與未識者，價二角。

以上各書均由北新書局發行。

前記

時常在羊肉館裏喫水餃子或炸醬麵作晚餐，往往，正在對着食物上底蒸氣喜歡，偶然旋轉臉去，看到一個瘦餓的臉在玻璃窗口出神地探望，又常和友人在夜靜的馬路上同行閒談，正當興趣濃厚，忽然面前出現個同樣的人，伸着顫動的手迫切地向我們說，「大爺，給個大化罷！」總被弄得食而不知其味，談而不知其趣，使我凝思於可憐和可恨底關係的問題，在這種情境中，又使我不期然而然地回憶起許多往事來，也就形成了寫作這篇的動機

我在我底環境中，就是只想暫且忘形於一時，也是難防破壞底襲來，因恨自己底無用，又恨賦我種種劣根性的環境；這固然原是聊以

自解，實是絲毫無濟於事的。在篇末的「錢企新」，在我，與其說是罵人，不如說是自譴；與其說在嘲弄別人，不如說在自行懺悔。

我未嘗不企慕勝利的凱旋，未嘗不讚美戰死底悲壯，也未嘗不以爲就該懷彈上前線，只是另有一種力在我底身上活動着，使我猶豫，使我泥於前進。我實反對種種不合理的習俗，但也爲着不能安慰以不合理的習俗期望我的覺得悲哀。

我在幼時，已經是個信鬼而怕見鬼的人，後來知道鬼實不足信，但在日間雖以爲並沒有鬼可怕，一到晚上，還是不知不覺地以爲時時會於黑暗中見鬼而害怕。又後來，雖在醒着的時候不再想到有可怕的鬼，但仍常於睡夢中因見鬼而害怕。可是一到二十歲，我就不再因鬼而怕了。因有這種情形，所以也還並不爲着自己絕望。

一九二六年一月許欽文記於槐側

一 幼時的鼻涕阿二

她在一週歲以內的時候人都叫她做「小毛」，這本是小毛頭的普通名詞底簡稱，並不是她底正式的名字。在她滿週歲的時候，她底祖母給她取名字，因為是在秋天，正當菊花盛開的時節，就把她名做菊花了。於是人多叫她做阿菊，只有她底祖母老是叫她做菊花。可是一到四五歲，過了孩兒時期以後，就連她底祖母也跟着別人叫她做鼻涕阿二了。

「二」是排行，她有一個比她大兩歲的姊姊。「阿」是發語詞。加上「鼻涕」的形容詞，或者以為她底上嘴唇上老是有着兩條鼻涕掛在人中兩旁的，雖然她在幼小的時候，因為少有人注意她，冬天給她

穿着老花棉襖的時候她自己又不能擦去鼻涕，委實常有這種情形；但是所以叫她做鼻涕阿二却並不因此。原來松村人如今重男輕女，產生男孩才算正當，產生女孩是很厭惡的。第一個是女孩，因為以為這是「頭生」，又以爲第二個可是男孩，還不十分厭惡。等到第二個又是不符預期的東西，表示厭惡已極，總是叫做「鼻涕阿二」的。所以，在松村，「鼻涕阿二」實像是個普通名詞，不過在菊花底家中是她底特有名詞了。——她既生在松村，又生做第二個女兒，命運早已規定她；比她底命運更壞的，那是，差不多只有不會生蛋的母雞，和賊來不會吠的獺皮狗等人類以下的畜類了。

有人以爲她底祖母把她名做菊花，是因為以爲她是像菊花底可愛緣故麼？這完全不是，菊花這種名字在松村原是個丫頭名字，她底祖母知道當時松村中底丫頭已經有了春桃，秋桂和荷花等，把她名做

菊花，原是已經當做丫頭看待，因為松村中底「鼻涕阿二」大半是賣掉給人做丫頭的；而且這位老太太並不以為菊花是可愛的，雖然她常故意地對人說到她家底菊花，那只是以為有菊花在家裏似乎是頗有點闊氣的罷了。

菊花鼻涕阿二到了十三歲時，她已有了兩個兄弟，一個十歲，另一個五歲；她還不曾賣掉給人做丫頭，但是，丫頭是什麼？一問到她究竟是不是丫頭，這很有點難說了。在松村，像她家底當時的情況，本可以有一個丫頭或者「白喫飯」的，因為松村人不喜歡勞動，只要勉強可以不勞動，總是不勞動的；喜歡奴隸人，只要畧有一點點可以奴隸別人的機會，總是盡量地設法去奴隸別人的。因為有了她才不去找丫頭或者「白喫飯」，還是因為沒有那種人才叫她做那種人應做的事，這不會有人考查過，可是她在像做丫頭地做是的的確確的事，

她所穿着的衣服，不是由她底姊姊穿舊了或者因爲人長了衣服不長覺得太小的，定是由她父母底陳年衣服改做的。就是陳年衣服，質地較好的也得讓她底姊姊和兄弟等先挑選。她並不因爲沒有新衣服做覺得怎麼樣，但在看人試穿新衣服的時候實在覺得難堪。

她曾穿過一雙新的皮底布面的片瓦鞋，那本是做給她底大兄弟穿的，因爲做得小了點，他雖也可以勉強穿進去，可是太緊了，痛得不能跨步。她姊姊底脚更大，她小兄弟底却太小。試了又試，終於覺得大的太大，小的太小，緊的實在太緊。這一天不知道爲着什麼，她底父親特別高興，忽然，他毅然決然地說，「這就給了鼻涕阿二穿了罷。」

當時菊花鼻涕阿二正在一邊站着出神地呆看，聽了她父親這話，好像是忽然觸着了電氣地喫了驚，也像是讀了許可求婚的信地喜歡，

又像是正在夢的情境中。

她伸出她底顫動着的手去接受那鞋，一拿到手就向她底寢臥處跑去。好像以爲只要是新的就一定是好的，於她一定是可喜的了。她底父母等也像以爲別人既不適用，於她是一定相宜的了，給了她就已處置好，並不叫她試穿，也不想到於她合式不合式，任她穿走以後，也就各管各底事去了。

她穿着新鞋並非不覺得緊得疼痛，但是痛的感覺被喜歡的興奮壓倒了，她只是脚步跨得很快，好像這鞋原是富彈性的橡皮底的，所以使得穿着的脚步輕快起來了。

她這新鞋只穿得一天，其實還不到一整天，只有一個晚上和一個上午，兩個腳後跟就都現出了很明顯的破縫，而且被她底母親看明白了。於是罵她，說她穿得太不當心了。

「怎麼一雙簇新的新鞋，不到兩天就穿破了，」她底母親用手指着她很很地說，「你這賤貨，實在是不應該給你穿新鞋的！」

「真是簇簇新的，」她底母親一見到人就這樣說，「不到兩天工夫，鼻涕阿二把一雙簇新的新鞋穿破了。」

她祖母底口氣更是可怕，好像以爲不但應該給她這種新鞋穿，什麼新的都是不應該給她穿的樣子；她說：

「鼻涕阿二怎能給她穿新的東西呢！」

於是她底姊姊輕視地笑她，她底大兄弟也輕視地笑她，她底小兄弟跟着渠們一同大笑。

對於這事情，她覺得最難堪的，却是息了怒以後的她母親底話：「這樣一雙簇新的新鞋，銅錢且不說，做做也犯難，只是工錢，化脫一百只缺得一雙！」

雖然有了新鞋，她依然是在難堪的情境中，不過這不能說是沒有變化，本來她是在疲勞厭倦的難堪中的，這時是在又恐慌又驚異的難堪中了。

祖母覺得腰痛了，要人給她敲背。兒子兒媳婦底拳頭都太重，也太硬，大孫女和大孫兒都上學去了，小孫兒是還太小，就叫菊花鼻涕阿二去服侍。可是一兩次以後，就是早晚大孫女和大孫兒都在家裏的時候，一經腰痛，也總是找着她的了。有時祖母只是憑空地說，「啊，我又腰痛了。」大孫女或者大孫兒聽了會就高聲地嚷，「鼻涕阿二，快來給娘娘敲背，她又腰痛啦！」

聲音嚷得很自然，祖母以及別人聽了，也都很是自然的樣子。有人以為因為她敲得次數多了，有了經驗，敲得比別人好，所以一定要找她的麼？但是祖母時常說她敲得不得法，而且因此罵她的。

她底大兄弟於七歲時就上學，照松村底老例，大兒子是一定給他上學的，只要可能。她底姊姊是自己要求的；可是所以能够達到這目的，却大半是因爲松村新設女學校，一般人都以爲有女兒在這神秘的女性窠裏是值得注意的，很有點榮耀的樣子。給女兒進學校算是一種維新的舉動，她底父親因爲覺得當時講維新的多很得法，也就講起維新來，於給大女兒進學校以外，又把平頂秋帽藏起，換戴可以摺攏放在衣袋裏的尖頭秋帽，還把綠色小呢的水煙筒袋曬燥，收拾乾淨，藏在書櫥裏，出門的時候嘴上含着然着的紙煙，衣袋裏藏着紙煙匣子，見了人便說，「新的東西委實不錯，帶香煙比帶水煙筒委實便當得多呀！」她底祖母却因爲她一向所信服的趙舉人底孫女也已進了「女學堂」，所以并不反對，雖然在發怒的時候往往不以爲然地說，「大姑娘讀書做什麼呢？我做大姑娘的時候是只知道繡花的。」

她並非不想上學，她渴望也到那又有「手工」又有「圖畫」的地方去，她覺得「女學堂」裏是很好玩的，她愈覺得家裏是苦悶的，愈想到女學校裏去，但是不敢像她底姊姊地要求，因為她覺得就是要求了，也是不會發生效果的，她雖不曾正式要求過，却曾表示過意思，露過口氣，可是一經她表示，她底祖母就這樣說了：

「連鼻涕阿二也想上學了麼？鼻涕阿二也可以上學的麼？」

她底父母等等並非以爲她上了學就會怎麼樣，只是不能少她的人供差遣，所以不准她離開家庭，大家都以爲因爲她是「鼻涕阿二」，所以她是有供人差遣的義務的——因爲她有供人差遣的義務，所以渠們就有任意差遣她的權利了。

到午到晚先由她淘米，再由她燒火，喫了飯又須由她洗滌盥洗，洗了盥洗還須由她洗滌衣服和襪子等東西。

祖母，父親和母親，時常因為認為她把事情做錯了而罵她，惡聲地罵她，有時竟動手打她。大兄弟等本還沒有確定的錯不錯的成見，只是因為覺得不如意了而罵她，也是惡聲地罵她，有時竟也像父母等地動手打她。

祖母並不是重視女子底讀書，但她說是大孫女既然拏出了買書籍的錢，總得好好地讀了。上了學的她底姊妹，別人固然看重從那「女學堂」裏出來的「女學生」，自己更是自尊了。於是本應由她們姊妹同做的事情，有的是因為認為有更緊要的事，忙不過來，所以叫她獨人去做，有的却只因為認為事情下劣而叫她獨做了。

她可以反抗的麼？如果她仍得用姊妹的資格，那當然可以，但她是都叫她做「鼻涕阿二」的；這是屢試屢驗的了，一有爭執。如果和她有關，無論是祖母，父親或者母親，總是說她錯的。這好像是她要

和人爭執，無論是她去和人爭執還是人來和她爭執，總之是她底根本大錯了，所以渠們一經知道她在和人爭執，總就不加審察，也不加思索，迅速地惡狠狠地說：

「是鼻涕阿二麼？她怎麼會好呢！」

「怎麼鼻涕阿二又要鬧事了！」

「時常鬧事，鼻涕阿二實在是討厭呀！」

而且，她是被認為常是做壞了事的。在松村，並非只是在她是這樣的，不過在她也是這樣的罷了，凡是做事有過失敗的總是不好的，就是自己並不以為失敗，只要一般松村人認為是失敗的也就是不好的了；算為好的人大概都是非「古已有之」不做的，就是「古已有之」的也不多做的，因為不做事才會沒有失敗的事做到，所以松村人爭尙「藏拙」，有着「毋多事，多事多敗」的格言。

但是，菊花鼻涕阿二底身體，在姊弟中比誰底都要強壯點，她實在長得比她底姊姊還高了，臂膊和大小腿都比她姊姊底粗大而且結實得多，皮色雖然黃黑點，可是兩面腮上底紅肉塊顯露着她體內血液底狂盛，和只是粉白似的地底姊姊比較，實在是有生氣得多。

父親從辦公處裏回來了，固然須由她打臉水，倒茶，就是姊姊兄弟由學校裏回來了，也得由她代找東西，遞給點心。這些都是因為把她認為處在供人差遣的地位了的緣故。但是她總也有偶然得到閒空的時候。她一閒空，她底天真的生命力總就在她底身上活動起來。她做她底玩藝兒，把零碎的紙張剪成許多花樣，用老蝦公底殼做成蜻蜓，在燒火的時候用草尾心編成種種花樣，編得許許多多，有做做別人所編的，也有自己創造的，也有做做別人所編而加以改良的，同時嘴裏還不絕地唱着細聲的自由調。

積存在竈窩裏的由她用草尾心編成的花朵被人發見以後，大家大地驚異，她底姊姊更其愛玩牠。這原是寄託她底小生命的於無意中形成的作品，也可以說是也就是她苦悶底象徵。於是都讚美她，父親母親都好像因為生了這樣能幹的女兒而得意，連祖母也很高興，似乎以為她家底人連鼻涕阿二都這樣能幹，足見她家原是很好的；雖然她底眼睛已經老花，又不用勁注意，終於不曾看清楚，她家底鼻涕阿二所編成的草花究竟是怎樣的。

草花姊弟委實都很喜歡，姊姊要得最多。但是因為送給同學，分配不夠，還要她添編，可是她因貪編草花，一不留意把飯燒焦了。因此，聽了母親底罵聲她又聽祖母底罵聲，——從此，本是有興趣的遊嬉也變為苦痛的工作了。然而她底姊姊還是一再地要她添編，她也不敢拒却。